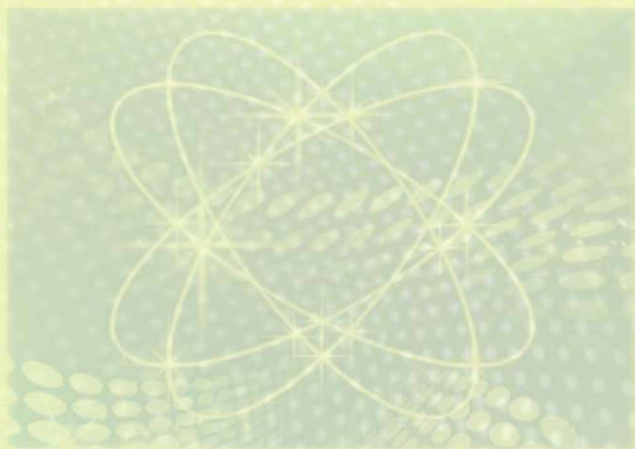


孤芳不自赏 下

风 弄 著



朝华出版社

孤芳 不自赏

风弄◎著
GUFANG
BU ZISHANG

下



朝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芳不自赏/风弄著. —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7-5054-2914-7

I. ①孤… II. ①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9499号

孤芳不自赏

作 者 风 弄

选题策划 杨 彬 王 磊 王 菲
责任编辑 王 磊
特约编辑 张世昌 翡 翠
责任印制 张文东
封面设计 安宁书装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订购电话	(010) 68413840 68996050		
传 真	(010) 88415258 (发行部)		
联系版权	j-yn@163.com		
网 址	www.blossompress.com.cn		
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980mm 1/16	字 数	500千字
印 张	35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7-5054-2914-7		
定 价	49.80 元		

目录·下·



第四卷 红颜魂破·····243

第三十一章·····244

第三十二章·····252

第三十三章·····261

第三十四章·····269

第三十五章·····279

第三十六章·····290

第三十七章·····295

第三十八章·····306

第三十九章·····314

第四十章·····320

第四十一章·····329

第四十二章·····336

第五卷 孤芳初绽·····347

第四十三章·····348

第四十四章·····356

第四十五章·····365

第四十六章·····374

第四十七章·····380

第四十八章·····387

第四十九章·····395

第五十章·····401



目录·下·

第五十一章·····	410
第五十二章·····	418
第六卷 江山壮丽·····	425
第五十三章·····	426
第五十四章·····	436
第五十五章·····	445
第五十六章·····	452
第五十七章·····	459
第五十八章·····	465
第五十九章·····	478
第六十章·····	484
第六十一章·····	493
第六十二章·····	508
第六十三章·····	516
第六十四章·····	525
第六十五章·····	531
尾声·····	542
番外 危情·····	545

第四卷
红颜魂破

死，他无颜央求她的原谅；生，他无颜索取她的尸骨。
他倾心相求的绝代佳人，被他亲手葬送。



第三十一章



云常。

何侠挺身屹立于桌前，安然镇定地将手上刚刚送到的军报随意放在桌上，转视他的娇妻。

“公主不必担心。东林连年征战，兵力已有损耗，我云常却恰恰相反，养精蓄锐多时。”笃定地，何侠淡淡一笑。

耀天公主雍容地安坐在椅上，凝视她久别的夫婿。脸庞俊美如初，气度从容如初，所不同的，是眉间多了一点不易察觉的满足。

“真要开战？当初驸马要求组成云常北漠联军时，也曾说了，这只是逼敌屈服，制造有利于我云常的形势，点到即止，不必与敌方大军正面冲突。”

何侠仔细观察耀天公主的脸色，柔声问：“公主害怕吗？”

耀天公主幽幽叹道：“楚北捷是有名的将领，东林兵力也不弱，如今东林大军数日内就将集结在我云常边境上，敌人来势汹汹，我怎能不惧？还有一点也不得不虑，北漠王虽是我云常盟友，但万一他不顾信义，趁我们对付东林无暇顾及南方边境时忽然出兵攻击我们呢？”

“让公主忧愁，是何侠的过错。”何侠上前，居高临下，爱怜地摩挲娇妻的脸庞，用极有磁性的声音低声道，“请公主将所有的忧愁都交给本驸马吧。何侠保证，绝不让公主受一点委屈。”

沉甸甸的凤冠端正地戴在头上，阻碍了耀天公主上挑的目光。她仰起脖子，深深看入何侠眼底，眸中波光灿然，甜笑道：“有驸马在，我又怎会有忧虑？”徐徐低头，却忽然被何侠指尖一挑，勾住尖尖的下巴。身不由己地，又一点点随着有力的指尖抬起头来，唇上热度骤升，何侠飒爽的气息，温和地蔓延进唇齿之间。

轻吻，一丝一丝加剧。

耀天公主被他吻得娇喘连连，脸红过耳，好不容易被何侠松开了，心仍急跳得似要跳出胸膛。举手整理被弄乱的鬓发，远远对镜瞅了一眼，连耳廓都是通红的，又娇又嗔地横何侠一眼，轻声道：“驸马真是的，这是王宫，又不是驸马府。若是侍女们看见了，让我怎么见人？”



何侠爽朗大笑，“公主恕罪。离开云常多日，何侠时刻思念公主，实在情难自禁。”压低声音问，“公主今晚凤驾是否会到驸马府？东林大军正在集结，本驸马过几日就要赶赴边境应付楚北捷。这仗不知要打多久，也不知多久才会回来见公主。”

耀天公主被他的热风吹得耳朵痒痒，心脏一阵乱跳，低声道：“驸马不累吗？昨天深夜才回都城，今日又一早进宫，肯定没有睡好。”

两人独处的屋内旖旎之气正浓，珠帘后忽然传来轻微的脚步声。

人影在帘后缓缓靠近，停住，绿衣恭敬的声音传来，“启禀公主，丞相大人求见。”

“请他进来。”耀天公主吩咐了一声，转头瞅着何侠，笑容似蜜般在精心修饰的眉上化开，又责怪道，“都是驸马不好，害我的脸红成这样，待会让丞相看见了可怎么办？”

“看了就看了。丞相也是过来人，难道会不明白夫妻之间的事？”何侠温和地笑起来，又凑过去，压低声问，“公主还没有回答本驸马，今夜是否会去驸马府呢。”

“你这个人啊……”

“相思之苦嘛。”

如此潇洒的男人，一旦无赖起来，只会让女人手足无措。

耀天公主又好气又好笑，抿唇道：“驸马刚回来，我就迫不及待驾临驸马府，臣子知道了会怎么想，耀天是女子呢。看来……还是要早点帮驸马找两个貌美的贴身侍女才行。”狡黠的眼珠，瞥了何侠一眼。

何侠不动声色，仍笑着追问：“今夜，就在驸马府的后院里备酒和点心，如何？”

耀天公主忍着笑，横他一眼，伸出纤纤玉手，在他肩上轻推一把，催道：“将军们都等着向驸马禀报军情呢，驸马快去吧。小心丞相进来碰着了，又向驸马唠唠叨叨地进言。”

何侠别有风情地在她腮上轻轻拧了一记，退后一步，敛了玩笑之态，行礼唱喏，“公主金安！”

掀开丁零作响的珠帘，正巧看见贵常青从走廊处转弯过来。

“驸马爷。”

“丞相大人。”

礼貌地微一点头，两人错身而过。贵常青转身凝视何侠充满自信和气势的背影，沉默片刻，才转入内室的珠帘后，向耀天公主问安。

“不要多礼了，丞相请坐。”

绿衣送上专为贵常青准备的浓茶。贵常青接了，吸了一口，抬头打量耀天公主脸上掩饰不住的欣喜甜蜜之色，开口笑道：“怪不得臣子们都说，只看公主的精神气色，就能知道驸马爷是否在都城之内啊。”

贵常青为相多年，看着耀天公主长大，犹如父亲一般。耀天公主被他一笑，轻声嗔道：“丞相怎么也来开耀天的玩笑？”

贵常青慈爱地看她两眼，收敛了笑容，换了另一种严肃的语气，沉声问：“公主和驸马爷说过了吗？”

一听此言，耀天公主脸上的笑意顿时消失。

“问了。”她长长叹了一口气，蹙眉道，“他对于东林的重兵威胁毫不在意，一点也没有将白娉婷交出去，以停熄战火的意思。”

“公主，若真与东林交锋，对手又是楚北捷，纵使是驸马爷亲自领兵，也会是两败俱伤的场面啊。对我云常没有丝毫益处。”

“我有何办法？”耀天公主蹙眉道，“方才谈论东林方面的军事，驸马连白娉婷的名字都没提，可见他绝不打算和楚北捷谈和。”

贵常青不言，用碗盖拨着茶水面，细看茶碗里圈圈涟漪，让耀天公主注视的目光在他身上停留多时，才双手将茶碗在桌上端正放了，语重心长道：“公主采纳驸马之计，不惜派出大军，冒险逼近东林边境，是为了让楚北捷因为白娉婷而与东林王室决裂。”顿了顿，目视耀天公主。

耀天公主道：“请丞相说下去。”

“以楚北捷不顾大局，贸然集兵进攻云常的行为来看，他和东林王族再不会同心同德，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白娉婷的价值也已经丧失。驸马爷留着白娉婷，有害无益。”

“丞相的意思……”

“公主不但有远虑，也要小心近忧啊。”贵常青刚直的眸子看向耀天公主，沉声道，“驸马爷现在将白娉婷安置在驸马府中。臣听说，驸马爷吩咐下去，除了不能让她擅自离开外，待她的礼数有如府邸主母。”

耀天公主风冠坠饰微晃了晃，避过贵常青的目光，沉吟不语。

半晌，耀天公主才淡然道：“我知道了。”

遣退贵常青，绿衣上来禀报，“午膳已经备好。”

“我不饿，叫他们拿走。”

又将绿衣在内的一干侍女遣走，一人静静坐在室内，低头思索。珠帘被风撩着，上面各色宝石闪烁着璀璨的光，偶尔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音。

耀天公主举手，自行将头上的风冠取下，拿在手中仔细瞅了一眼，放在桌上，又将头上其余的几件发饰一一取下，乌黑的长发倾泻下来，披在肩上，瞧了瞧镜中，脸蛋变得尖了点，更显娇丽。

对着镜，耐心地翘起嘴角，换了几种笑容，都极好看。耀天公主敛了笑，随手将镜子覆在桌上，唤道：“绿衣！”

绿衣从廊上赶过来，“奴婢在，公主有什么吩咐？”

“我要沐浴。”

“是，奴婢这就去吩咐准备。”

耀天公主柔和的声音中带着淡淡的笃定，从帘后传出来，“水里撒点雪山上采来的七香花瓣。”

“是。”绿衣应了一声。

耀天公主似乎又想起一事，问：“我上月生日时，厚城吏官献上的胭脂，叫什么？”

“回公主，叫芳酿。是用一种极难得的花儿的花瓣制的，涂在脸上又细又匀，听



厚城吏官说，擦了那个，可以让肌肤嫩得像初生的婴儿一样呢。”

耀天公主似在仔细听着，“嗯”了一声，吩咐，“沐浴后，把那芳酿取过来让我试试。”

“是，公主。”

吩咐够了，绿衣自去准备一千事宜。

耀天公主从椅上站起来，低头凝视身上姹紫嫣红的公主长裙。这是云常第一流的裁缝为她度身做的，上面的花卉鸟兽让几十名宫内最好的绣工忙了整整一月。

宽袖长摆，银紫流苏直坠到脚边，气度雍容，贵不可言。

耀天公主乌黑的眸中，闪烁一丝期待和骄傲。

当世两位名将，小敬安王和镇北王，总被世人摆在同一个天平上比较。

自己是堂堂云常公主，已是何侠的妻。

那夺了楚北捷的心的白娉婷，又是怎样一副模样呢？

白娉婷此刻的模样，醉菊看得最清楚。

两人空手而来，替换衣服也只有两件，一路颠簸，又累又脏。一到驸马府，仿佛早准备好似的，日常使用的东西，不用吩咐，都出现在最顺手的地方。

桌上，是娉婷的铜镜和在王府里使惯了的玉梳。大衣橱里，叠得整整齐齐的衣裳，都是娉婷喜欢的颜色，尺寸大小分毫不差。

门内有几案，上有一张千金难求的古琴，旁边放着一个玛瑙缸子，里面放满了五彩的小鹅卵石，骤然看去，差点以为是满缸子宝石。

屋内熏着香，暖意丝丝，却一点也不闷。

窗台上的花瓶里斜插着一枝新剪下的白梅，盛开的花朵旁，点缀着几个绒绒的小花苞。

一切完美得令人心寒。

仿佛娉婷已在这里住了许久，另一种更令人心寒的揣测是，仿佛娉婷要在这里，一直住下去。

何侠一早进宫去了，剩下两只关在笼子里的鸟儿，熟悉新环境。

娉婷就在后院，她的脸上，已没有了初六当夜月过中天时悲痛欲绝的凄然，代替的，是朦胧的悠然，仿佛笼罩着雾的山，让人瞅见一片沉甸甸的绿意，却摸不着它的轮廓。

这般古怪的悠然，让醉菊不敢太靠近她，只是静静隔着走廊上的木栏，凝视着她的背影。

她的背影仍很直，挺挺的，醉菊知道她身体里的肝肠已经寸断了，却不明白她为何还能站得那般直。

醉菊轻叹。

她无法明白的，除了白娉婷自己，又有谁能明白呢？

醉菊再三地叹。离得这么近，看得清她的脸，却看不清她的心。

隔着廊，醉菊叹得几乎又要忍不住落泪，她悄悄抬起手，抹着眼角。娉婷却在这时忽然转过头来，急切地朝醉菊招了招手。

醉菊简直愣住了。自从娉婷倒了药汁，伏地大哭后，就变成了一缕魂魄似的，不然就像个木偶，再不然，就是高深莫测地不发一言，眸子也没有焦距，这一路来，醉菊还没有见过娉婷这般有生气的动作。

虽只是招招手，也叫人一阵狂喜。

醉菊急急拐过走廊，赶到娉婷身边，“白姑娘，怎么了？有什么吩咐吗？还是想吃东西？”

娉婷摇了摇头，警觉地环视左右，看不到外人，才低声道：“在踢我呢。”苍白的脸逸出一丝微不可见的温柔笑意。

在多日的悲怆绝望后，这是醉菊看到的最美的笑。

“这么快就有动静了？”醉菊蹙眉道，“姑娘一定是弄错了，才多大啊，这个月数还未能踢呢。”

“不会错。”娉婷咬着唇，“明明动了一下。”这极微小的表情，在刹那间，让醉菊忆起曾在楚北捷怀里无理取闹的秀丽佳人。

回忆不期而至。在那个绝望的夜晚后，第一次不带着悲哀回来造访……

隐居别院中，空气中散发着梅香。红蔷常常不知跑到哪儿去。亲卫们守在各处，见面点头寒暄两句。楚漠然的表情总是淡淡的，心肠却很好，也是个细心温柔的人。厨房的大娘们每日送饭菜过来，亲切地叨叨几句，知道今天的饭白姑娘吃得香，便拿着食盒满足地离去。

楚北捷的身影在哪里，白娉婷的心就在哪里。她弹琴，他静立一旁，抬头低首时，两人眸光一旦碰上，便甜得仿佛再也分不开。

白雪为背景，如画般美。

此刻回想，醉菊才体会到隐居别院中的那段日子，何等珍贵……

纤细的指在她眼前晃了晃，醉菊才回过神，“哦……姑娘……”

“我不能留在这里。”娉婷轻轻的声音里，带着早已下定的决心。

这个孩子，绝不能让何侠知道。

但现在两人被囚禁在这里，娉婷的肚子一日一日大起来，何侠怎么可能不察觉？

“姑娘，王爷一定会很快来救你的。”话刚出口，醉菊已经后悔了。

娉婷的表情，仿佛冬日河流上结的薄薄的冰层突然被人狠狠踩了一脚，瞬间就会裂开。

她别过脸，就势在后院中的石椅上坐了下来。低着头，让醉菊看不清她的脸色，半日才幽幽道：“醉菊，求你一事……”

醉菊深悔自己嘴快，忙低声道：“醉菊错了，以后不再对姑娘提那个人。”

娉婷这才抬头瞅她，许久，向醉菊缓缓伸出手。

醉菊一把握住，跪了下来，仰头道：“姑娘什么都不必说了，醉菊明白的。”

两只白皙纤弱的手握在一起，越握越紧。

雪纷飞，花坠泪。

越怕伤心，越被人伤心。

凤桐古琴已毁，曾被大掌暖暖抚摸的青丝今日再无余温。

你仍是天地心志强弩宝刀，我已非雪月魂魄红颜纤手。



过了中天的月，将人骨相思碾成飞灰。

“总有一日，你会知道什么是锥心之痛。”

已知道了。

痛过一次，便知道了。

痛得并非全无结果，至少腹中多了一条小小生命。这单薄身躯内，心碎了一颗，仍有一颗。

那一颗心虽小，也许还尚未成形，但已跳得如此剧烈，没人能遏制它的生机。

“不管怎样，先要保住孩子。”醉菊轻声道，“姑娘一路上颠簸，又忧郁伤心，现在一定要放开心怀，好好吃饭睡觉。我要弄些补胎的药汤才行。”

“万万不可。”娉婷反对道，“何侠也精通医理，只要知道你弄这些东西，立即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当前最紧要的，是想法子逃出去。”

醉菊眼睛一亮，“姑娘已经想到法子？”

娉婷蹙着眉，轻轻摇头，“何侠不是寻常人物，要从他这里下手，实在不容易……”

“那……”

“一定要想到办法。”娉婷眸光流转，焦点忽然定在手边的石桌上。

石桌的边缘，刻着三个小小的篆体字——驸马府。

驸马府。云常驸马。

何侠在云常的兵权，皆来自这“驸马”二字。

娉婷细细瞅那三个篆体字，紧蹙的眉头缓缓松开，舒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不知那云常公主，是怎样的一个人……”

云常的公主，听说闺名为“耀天”。

灿若春花，端庄美丽。

昔日年纪还小，与少爷一道读书，偶尔先生有事外出，他们便想尽法子出去串门。去的若是何肃王子府，常会遇上各位王族子弟谈笑闲聊。偶尔说起云常王族的风流韵事，便是两字评价——可怜。

听说那云常王宫内，美人数目是四国王宫中最少的。大王和王后是不能随意亲热的。偌大王宫，唯一可以同寝的地方，是王后的私人宫殿，一旦出了这小小蜜窝，再亲昵也要正襟危坐，分处两旁。

“可怜可怜，怪不得云常大王膝下只有一女。”

“这样抑着，能有一个就算不错了。”

这一众刚刚懂点人事的贵族子弟们言辞无忌，啧啧感叹，想到自己身在风俗开放的归乐，郎情妾意，只要水到即可渠成，大叫幸运。

“公主也是命苦。我们归乐，公主出嫁都住在驸马府里，夫妻天天腻在一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云常就不同，公主出嫁后，却仍要住在王宫，只有要行那风花雪月的事时，才通知驸马，说好哪一夜过去。”

“哈！那一个月几次，不全都让外面的人知道了？只看公主的马车来了几次就行。”

娉婷站在少爷身后，听他们肆无忌惮，早羞不可抑，拉着阳凤，自行到院子里找株翠绿的垂柳，选了大石坐下，聊女儿家的心事。

前事不可追，回首看去，物是人非。

娉婷无奈，只能看眼前。当初谈笑着云常王族可怜的少爷，已是这云常驸马府的主人。

只是这来自归乐的驸马，和深在宫中的云常公主，到底夫妻恩义如何？

领兵至边境，再潜行入东林，兵围隐居别院，带着战利品归来……如此算来，何侠已经离开公主多日。

夫妻小别，远胜新婚。

相思否？

若是那人，离了一天再回来，便像隔了一世未见似的，豪取强夺，教人整夜不得安生，求饶了还要连连索吻。

那人……

心猛地一疼，像带倒钩的箭早嵌了进去，如今被人不留神扯了一下。娉婷蓦然惊觉，用指甲暗暗掐嫩得出水的肌肤。

不要想。

不许想。

再也不想！

深深呼吸，将思绪逼着迫着，转回那“驸马府”三字上。

何侠取得兵权并没多久，要牢固自己的地位，一定会哄好娇妻。这位在归乐的政治争斗中失去家园，吃够苦头的小敬安王，不会不明白云常公主的支持对他来说是多么重要。

何侠会使尽浑身招数，让公主殿下俯首称臣。

回到都城，精神舒畅的第一晚，不是最应该用在柔情蜜意上，垂幔床榻处吗？

娉婷沉思良久，转头看向醉菊，“何侠今日一早出门，是进宫见公主吗？”

“他沐浴过后，悉心打扮了一番才出门，应该是去见公主。”醉菊想了想，“当然要急着去，公主说什么也是云常的主人嘛。”

见娉婷露出思索神情，眸子流露出计定的光，又似乎还有想不通的难题，秀气的眉忽然皱起来，醉菊试探着问：“姑娘是不是想到法子了？和云常那位公主有关系？”

娉婷显然遇到难题，慢慢将头摇了两下，盯着醉菊，又是一番沉默，才启唇问道：“你有没有什么药方，可以暂时改变我的脉息，不让何侠为我把脉时知道真相？一夜就好。”

娉婷本身就精通药理，知道此事真的不易。

这药方要有效且不能伤害腹中胎儿，而且在软禁当中，醉菊要什么药材都要通过驸马府的人，何侠怎会不起疑心？

醉菊道：“姑娘在考我的医术吗？这样的药方，别说我，就是我师傅也是没有的。”

娉婷也没抱多大希望，脸色黯然，低声道：“这是最疏忽不得的关键，没有想好

这步，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醉菊的唇角却忽然勾起一抹狡黠的笑容，“药方是绝没有的，但我也没说别无他法呀。给我七根银针，保管今夜之内，何侠摸不到姑娘腕上的胎脉。”

“针灸？”娉婷眼中乍喜。

东林神医霍雨楠的拿手绝技，正是针灸。

“不过，这也只能用一次，用多了，毕竟对胎儿不好。”醉菊实话实说，“而且针灸之后，脉搏无法像平常一样平稳，会稍显紊乱。”

“这更好了！”娉婷轻轻一掌击在石桌上，黑白分明的眸子隐隐有了三分从前的光彩，压低声音道，“我正要让何侠以为我病了。”

“但是银针……”

“银针还不容易？何侠吩咐，驸马府里的人要待我如主母。”娉婷的目光悠悠转向小池对面一直探头探脑的两名侍女，“叫她们拿，敢不给吗？”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雪刚停住的时候，何侠回到了驸马府。

昨天深夜才到，今日却起个大早，进宫见了公主，又为了东林之事被众将军困在议事厅里商讨战事，纵使铁打的身子，也略有了些倦意。

往日他眼中的驸马府，金碧辉煌，却总少了点人气。今日从宫中策马归家，却对它多了一分亲近，也多了一分不愿面对的怯意。

这亲近和怯意，都是因为同一个人。

娉婷在的地方，总会染上和娉婷眸中一样的颜色，回响着和娉婷呼吸一样的节律。

她总能在不知不觉中，渗进别人的每一次呼吸，牵着别人的心，而自己却是一副毫不知知的模样。曾经，只有何侠是例外。

十五年相伴相随，何侠也能渗进娉婷的呼吸，牵着娉婷的心。他脸色不对劲，身上不舒服，兴致不好……都会引起娉婷的注意。那双聪慧的眸子轻轻转上两圈，便能猜出他的心事，于是逛园子也好，弹琴也好，说笑话也好，她总是体贴地为他排解。

有时她会劝满心不愉快的他拿起剑，舞一套敬安剑法。她也一边换了袖子特别宽大的裙子来，伴着他的剑，和着《九天》曲，跳一支轻柔妙曼的舞。

灵犀相通，堪怜身边一朵解语花。

天下间的男人，没有几人能有这般福气。

这是属于何侠的福气，曾经。

当娉婷的目光移向他处时，何侠才惊讶地发现，原来得到娉婷的关注，是如此宝贵如此满足。

原来珍贵的不是琴声低唱，动人的舞，魅人的笑，而是那一份安心的感觉。

原来天生的福气，也天生注定有失去的一天。

这些曾经属于他的福气，难道注定统统都要给了楚北捷？那个敌国的王爷；那个设下计策假装败退，促使何肃向敬安王府动手的镇北王；那个留下离魂宝剑，从此让娉婷怅然若失的男人。

踏上台阶的脚步有些迟缓。



眼前的门槛真高，这是他驸马府的门槛，似乎再高一点，就能把门洞挡起来，让里面变成一座结结实实的监狱。

他自愿跨进来的，但不等于愿意在里面待上一辈子。

何侠低头，看自己掌中被剑磨出的茧子。他的手，有力而灵巧，知道怎么巧妙地挑砍穿刺，为自己赢取胜利。

四国已乱。

乱世，就是英雄的乐园。

他是天生的将才，敬安王府的出身，更给了他居高临下观测时局的本钱。他天生，该是这攘攘众生最顶端的一个。

但另一个人也有这般雄厚的本钱。楚北捷，也有尊贵的出身，也能文能武，也有治国的才干，也有领兵的谋略勇猛。最重要的是，他也有使人臣服的气势和风度。

何侠和他，就像归乐的两琴——阳凤与白娉婷，一生之中，总要被连在一起的名字。

阳凤和娉婷从小是好友。

他们两人，却注定是敌人。

娉婷已经回来了，楚北捷得不到她。就像无法拥有娉婷一样，楚北捷也永远不会得到这个天下。

何侠的眼中，射出毅然之色，昂首举步，跨过驸马府高高的门槛。

匆匆过了前厅，绕过小池的回廊，忽然在石屏风后站住了脚。何侠注视着小亭里的身影。

亭中有石桌。古琴置于上，香在一旁默默燃着。

娉婷坐在古琴前，无声地抚摸着琴头，仿佛她要把曾经沾染过此琴的任何一丝污迹，统统细致地抹去。

看到这一幕，何侠才深深地想起，他已经很久不曾听娉婷弹琴。

他总是坐得最近，看着美得无法形容的十指衬着古朴的琴，听着被拨动得战栗的弦吐出美妙的音，向空中跃去。连浮云，也惊艳得不忍离去。

娉婷的琴声，竟已有那么久没有听到了。

他不敢惊动娉婷，静静站在石屏后，期待熟悉的琴声响起。那会安抚他疲倦的心，指引家乡的方向。

娉婷却似乎无意弹琴，她只是低头，用指尖反复摩挲着古琴。若有所失的目光，停在细细的弦上。

香优雅地燃着，暗红色的点，渐渐降到低处，使劲地闪烁几下，终于熄灭了。

“为何不弹？”何侠从石屏后走了出来，踩着雪地上蜿蜒的青砖石块，停在亭前。

娉婷恍若未闻，仍怔怔瞅着那琴。

“这琴是我特意遣人从归乐买回来的，喜欢吗？”

再好言相问，也得不到响应。自从上了马车之后，娉婷就再没有开口和他说过一个字。

她的人回来了，她的心却忘在了东林。

好一会儿，何侠叹了一口气，“晚饭想吃点什么，尽管吩咐厨房。这府里有两个归乐厨子，最会做蒜香肘子和泥绒酱瓜。”说完便打算回房歇息片刻，可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低声说了一句，“好久没听见你的琴声了。”然后转头要走。

“我也……好久没有看少爷在雪中舞剑了。”

几乎微不可闻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

何侠惊讶地转身，眼中闪烁着欣喜，低声问：“想看吗？”

娉婷却别过目光，幽幽叹了一声，“少爷不累吗？昨夜才回来，一早就出去了。”

何侠动情地凝视着她，露出一个宠溺的微笑，“有你看着，怎么会累？”

剑，温柔地出鞘。身形，快若奔雷。

如蛟龙入水，酣畅自在，又如古藤虬干曲枝，变幻莫测。

剑锋处行云流水，气贯长虹。

娉婷倚亭而坐，默默看着。

她的目光如烟似水，柔柔一瞅，何侠再多疲累也尽化乌有。

何侠持剑腾空飞跃，转眸处，与娉婷的目光对个正着。

一瞬间，安逸的敬安王府仿佛又回到了眼前。

一切都没有改变。爹娘仍在，家园仍在，他曾经努力保护和为之自豪的一切，都在。

傲气年华，风花雪月，不曾消逝。

何侠剑走偏锋，使尽浑身招数，要留住在他心中烙下重重印记的昔日。

寒寒北风挡不住豪气顿生。何侠一剑舞毕，大汗淋漓，潇洒举袖往额上一擦，笑道：“再来！”

剑锋斜斜向下一挑，蓦然一顿，身形已变，如龙欲飞天，蓄势待发。正是娉婷往日最爱看的敬安剑法。

铮！

剑如蛟龙游走四方，一声激越琴音不期而至，催发剑势。

何侠心中大为振奋，一招一式毫无停滞，劲腰骤转，剑势再变。琴音更强，宛若龙吟，更加高亢。

剑舞琴挑，竟配合得丝丝入扣，毫无瑕疵。

整套敬安剑法从容舞来，娉婷指下一曲《九天》亦已尽。

最后一招剑锋凝定，琴声随之戛然而止。

两双深邃的目光，在半空中撞个正着，熟悉而复杂的感觉，汹涌而至。

娉婷，娉婷，你和我一样，不曾忘记过去。

你的心里仍有敬安王府，仍有小敬安王！

除了楚北捷，仍有其他能在你心田容身，对不对？

仍有的！

白茫茫的天地，骤然寂静无声。

不知过了多久，半空中相对的目光才缓缓分开，娉婷眸光转动，移向何侠身后某处，柔和地定住。